

从医院出来，去了雨山湖，傍晚的三匹马，肃穆，寂寥，清静。

抬头间，一抹斜阳温柔地落在我的脸上，那束光就像我远去的母亲，想着她的眼神，我潸然泪下。过去这一年，不期而遇的难，突然横在面前，我几近崩溃。那天和夏朵从上海图书馆出来，路过教堂，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，我无助的心悄然靠岸了，我的迷惘在几缕秋意里渐渐释然。大病之后正在康复中的孩子比我坚强，她努力绽放如花的姿态，让我看见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软肋。我对朋友说：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只有在大难面前低下谦卑的头，我们才能得救。

站在湖畔，就像靠着镜子，看不清自己的脸，但我看到了自己疲惫的心。我想站一会儿，抱抱自己的灵魂，想点烟火之上的东西，想起一个至交，一个热爱生活满心是光的诗人。曾经，我常常会在他的诗中醒来，他的诗沾着清晨的露水、山间的空旷、朝阳般的情怀。读着他的诗，新的一天就充满诗意。我语音了他，说点文学的小感悟。我知道他爱听，就更愿意讲。我说给他听，也是说给自己听。

远处传来几声鞭炮，年就要到了。今年的年不是去年的年，去年的年不是前年的年。从前，热气腾腾的充满烟火的家，挂上我买的灯笼，摆上我买的鲜花，红红火火的感觉就出来了。我总是不急着回

除夕，母亲执意回老家。我劝了几次，她还是决定回去，我们只好依她。

中午在岳父家吃完饭，便匆匆往老家赶。路上接到母亲几次电话，问到哪里了。我知道她着急——想早点见到我，见到儿媳，见到孙女。这份等待，大概是她忙前忙后的全部寄托。

先去父亲的坟地。买了纸钱，买了鞭炮。过年必须来，这是习俗，更是念想。

墓前烧纸，磕头，放炮。跟他讲这一年的生活，讲我的进步，讲我的快乐。父亲要强一辈子，从不对苦难低头。他常说：“做人要自强。”他没留下什么遗产，但这股骨气，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。

纸钱被风吹得忽闪忽灭，灰烬打着旋儿升上去。我知道，他都听见了。

忙完这些，天已黑透。

见到母亲时，她嗔怪着“怎么才到”，手里却不停往灶膛添柴。蓝火苗舔着锅底，她眼角的皱纹都暖了。揭开锅盖，白汽腾起，她忙用围裙擦手，把菜一碟碟摆上桌。

几日不见，母亲又添了白发，像冬夜枯草上的霜。旧棉袄领口磨出毛边，额前碎发被灶火熏得微卷。我伸手替她别到耳后，指腹触到粗糙的皱纹。

团圆饭后，我们去院里放烟花。“加特林”

没有繁花的岁月

华子



老树新枝 肖明 摄

去，他们包容我不会做饭的笨拙，愿意我去做我愿意的事情。我喜欢被家人惯着的感觉。我不是主角，但我是不能缺少的那一个。回家时，大街上空了，而我的脚步是欢实的。是的，我好像看见家人拿出酒杯，又斟上满满的心愿，除夕就要开席了。

后来，母亲走了，主心骨没

了，但父亲还在。现在，父亲躺在医院回不了家。想到这个寡淡无味的年，我的眼睛又湿润了。忽然想起有一年，抬腿刚出办公室，便看见几个人扶着一位病人从医院往外走，他们大概是要带他回家过年的。我投去祝福的目光。年就是一家人一个也不能缺，缺了就不完整，而如今我们的家再也完整不

了。终于知晓家人是多么重要，健康是多么重要，平安是多么奢侈。知道生老病死已是平常。

有鸟飞过，有风吹过，草木复苏的气息从脚底漫上来。万物之间，我瞧见一位清洁工人不紧不慢地走过来。她是沧桑的，又是坦然的，面部的表情如一张素纸。我把一盒冒着热气的包子递给她，这是我刚买的。她有点诧异，我轻轻说了声：新年快乐！不等她拒绝，我赶紧转身走去。快意漫上心头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充溢我的世界。

过去的这一年，我也撞上了好运。我遇见了仰望已久的学者陈浩武老师和杨鹏老师。他们从世界看中国，古今中外、融会贯通，就像汨汨流淌的水流，滔滔不绝，宏大具象。从中我学会了仰望，有了新的视野和格局。走在苏州河畔，我不再焦虑，不再恐惧，不再犹疑，且记住了一个人的话：我们的肉身只需要很少的粮食就能活，但是我们的灵魂需要的是山川、河流、自由，我们怎么能一生忙碌，只为喂养这一副终将衰老的躯体，而不珍惜与我们相伴至死的灵魂！

是的，遇见，无论好坏，都是命运的赐予，都要接受。湖对岸，有烟火升起，晚霞映照湖面，湖面又映照我，我扶了扶心中的那根柱子，看见了人生必需的使命，即使没有繁花，我们仍需前行，是的，旧的一年去了，新的一年来到了。

“开门大发财，元宝滚进来——滚进不滚出，滚来三间大瓦屋。”声音落进夜色，没有回响。我侧身让出门框，弯腰点燃引信。引信“嗞”地烧起来，火星子溅到手背上，烫了一下。我往后退两步，仰头看着那簇火苗钻进纸筒——“砰！”第一声炸响，像闷雷从地底滚上来。接着是第二声、第三声，噼里啪啦连成一片。火光炸裂的瞬间，我看见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被照亮，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夜空；我看见堂屋的门槛，被父亲踏过多少回的门槛；我看见自己站在这个位置上，脚底踩着的，是父亲当年站过的地方。

硝烟弥漫开来，硫磺的气息呛进鼻腔。那味道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我把两挂鞭炮放完，退后几步，站在院中央。邻人家的鞭炮也响了，此起彼伏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把午夜的老村炸得滚烫。我仰起头，看那些火光在头顶明灭，一簇簇升上去，又一簇簇落下来。烟花易冷，这话不假，可炸开的那一瞬间，真亮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炮声渐渐落下去。硝烟散去，老宅重新沉入夜色。我站在院里，没有立刻回去。冷风灌进领口，我不觉得冷。点了支烟，慢慢吸着，抬头看天——没有月亮，星星也淡，倒是远处还有零星的火光，一明一灭。

回到堂屋，在供桌前站定。父亲的照片被香烛的光晕笼罩着，眉眼柔和，嘴角还是那个弧度。我看着照片里的他，他也看着我。

“又长一岁喽。”我在心里说。

深吸一口烟，把烟头按进香炉边的瓦片里。

转身，拉上大门。门轴转动的“吱呀”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拖得很长很长。

守岁

王仁根

“水母”“孔雀开屏”，一个接一个，让冷清的院子热腾起来。母亲仰头看着，瞳仁里映着流光，笑意盈盈。这一刻她是欢喜的——儿子的归来，能暂时填补寡居的孤寂。

母亲看我还在放烟花，又怪我乱花钱。她哪知道，儿子是在填补儿时的遗憾。小时候家里穷，过年难得买烟花，多是几串鞭炮和“十六响”。要等到年夜饭前和开财门时才放。

晚上，我们陪母亲看春晚，嗑瓜子，唠家常。她因前几夜没睡好，直打瞌睡。我劝她去睡，她坚持了几次，终于撑不住，去了隔壁。

妻子和女儿也陆续睡下。

我还等着。等整点的“开财门”。

老宅安静下来。墙上的挂钟嘀嗒走着，每一声都像踩在心上。我坐在堂屋里，对着供桌上父亲的照片，一支接一支抽烟。照片里的他穿着那件藏青色中山装，领口扣得规整，嘴角微微上扬——那是他惯常的表情，要强，又带着点得意。

父亲在世时，每年都是他和我一起守岁。母亲熬不了夜，妹妹也是。小时候零食少，就盼着过年多吃些，守着守着，精神格外兴奋。长大后吃得多了，没了儿时的贪嘴，却多了些感悟。我和父亲聊这聊那，聊他的年轻时候，聊我往后的打算。困了就起来抽支烟，父子俩站在门槛上，看夜色里偶尔升起的零散烟火，谁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站着。

终于等到整点。父亲掐灭烟头，站起身，披上那件藏青色外套。他走

到门后，深吸一口气，像要完成一件顶顶重要的事。我举着鞭炮跟在他身后，看他拉开门闩，把两扇大门缓缓推开。

夜风灌进来，冷飕飕的。父亲站在门槛中央，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洪亮地念起那句老话：

“开门大发财，元宝滚进来——滚进不滚出，滚来三间大瓦屋！”

尾音落下去，他侧身让出门框，大手一挥：“放！”

他点大鞭炮，我点小鞭炮。噼里啪啦声里，硫磺气息弥漫整间屋子，纸屑飞溅到我们脚边。父亲仰头看着炸开的火光，笑声朗朗。

灯，彻夜不关。吃两个茶叶蛋，约莫半小时后再把门虚掩上。父亲脱外套时会拍拍我肩膀：“又长一岁喽。”

就这样，迎来新的一年。

父亲在世时总爱叉着腰说：“我们家的年菜有多丰盛。”这是他的新年彩头。如今这句话，再没人说了。

十一点五十五分。我掐灭烟头，站起身。

走到门后时，脚步顿了一下。我回头看向供桌——父亲的照片隐在香烛的光晕里，眉眼不太分明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看着我。

拉开门闩。推开大门。

午夜的风灌进来，比想象中更冷。院子沉浸在墨一般的黑暗里，远处偶有一两声零星的鞭炮，是等不及的人家提前放了。我站在门槛中央，清了清嗓子，像父亲当年那样：

